

文  
思又  
到  
棕  
榈  
花  
开

童建峰

庭前老棕树又开花了，淡淡的黄色，像沉甸甸的谷穗，十年来开开落落，从没停过。外婆每年都会驻足呆看，神情茫然。我知道她在想念我的母亲，十年前先她而去的女儿。阴阳两隔的思念，让她断肠，终于在十年后的老棕树花落之时，跟我母亲去了……

外婆，今年的老棕树花又开了，你能带着我的母亲回来看看吗？

外婆是一位平凡的母亲，她的一生，如老棕树，端庄、朴素，年轮分明，却又伤痕累累。

她是北门书院人，幼年时家中养活不了那么多孩子，作为家中老大，她去做了锦桥人的“童养媳”。锦桥是远近闻名的蓑衣之乡，村中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制蓑衣、打棕索、扳棕床，世世代代以此为生。外婆四岁就跟着她婆婆搓棕线，从此，她的一生便和棕树结下了缘分。

十岁那年，日本鬼子闯进了衢州的大门。当时正值六月，外婆在田畈放牛，没想到鬼子把牛牵走了。她哭着回家，她公爹没有责骂她。但不久公爹便去世了，家道渐渐败落，最终田地、房产变卖一空。好在，外婆有手艺，做的蓑衣针脚细密、均匀、美观，常常供不应求，一家人的温饱也能有保证。

三十岁那年，她带着村民和十四岁的大女儿，到蒲城、遂昌、龙泉等地给村民制蓑衣。那些年，衢州一带山里都有山货，特别是毛笋，是山外人家少有的。外婆她们从冬天的老笋干吃到春天的新笋出，东家是一户换了一户，毛笋却吃不

厌。直到接到电报说家里出事了，她们母女俩才赶回家，此时她的小女儿已经去世……外婆心痛啊，那个小女儿年幼却懂事，每天洗衣、采猪草、干家务，可猪养肥了，采猪草的人却滑落到水库里淹死了。外婆哭得很伤心，但生活的压力容不得她喘息，安葬了小女儿后，她含着眼泪又去制蓑衣了。

五十岁那年，体弱多病的外公一病不起，外婆在床前尽心地端汤伺药。终于，在一个飘雪的寒夜，外公撒手西去。我清晰地记得，外婆整夜坐在外公灵柩前，时而嚎啕大哭，时而轻轻诉说。

此后多年，外婆制蓑衣的活都没有停下。每天她很早起床，给舅舅一家烧好早饭、喂好猪，就伏在桌子上制蓑衣，三天一件，一个月下来十件，一年制成一百多件。舅舅家的房子换了好几次，但外婆的蓑衣“作坊”却没有变，永远是一张旧的八仙桌、几枚长长的钢针。每次去外婆家，总能看到花白头发的她伏在桌子上，磨得发亮的钢针在她手上飞舞——日日如此，年年如此。要是时间能一直定格在那个瞬间，该有多好……

外婆七十岁那年，我的母亲突发脑溢血，走了。大家都不敢把噩耗告诉她，怕已经失去两个亲人的她承受不了。我强忍悲痛，背着外婆给母亲办丧事。准备火化那天，突然，送葬的人群中出现了外婆的身影。她头发花白，步履蹒跚，歇斯底里地喊着：“我格娜妮（衢州话，意为女孩，这里指女儿），我格娜妮喂！”最终，晕了过去……第二天，母亲出殡，外婆没有去，她两眼无光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多次打击下，外婆就像棕榈树般，被一层层地剥去棕，连最后一片也没有了，但她没有倒下。她常跟我说，你娘没了，外婆还在。后来的十年，外婆还是劳作不休，眼睛模糊，蓑衣做不了，就做棕板刷，每天做几个，直到进医院。

我调到衢州衢江公安分局工作的那年7月，单位派我去外地培训，恰巧外婆住院。我跟她说，我要去学习半个月，回来再看她。她拉着我说：“你一定要回来的啊！”

月底，我刚回来就接到哥哥的电话，让我送点药到外婆家。这次，外婆躺在床上，说话已含糊不清。我一阵心痛，握着她的手告诉她我回来了。她似乎很吃惊，盯着我看。我又说：“我是你的大外甥，你不认识了？”她说了句：“谁说我不认识？”虽然不清晰，我却听得分明。没多久，她老人家就走了……

我知道，她一直等着我和哥哥，等着她爱女的两个儿子。

外婆走了，什么都没有留下；庭前的棕树依旧开花，黄色的粉末落了一地。

（作者单位：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）

## 三十年的 法官记忆

黄小英

走过的路，遇过的人，总会不经意间想起。我在法院工作超过了三十年。三十年，弹指一挥间，当我回首来时路，感慨良多。身处波澜壮阔的时代，我见证了公正司法的足迹，也见证了司法为民的初心。作为一名曾经奋斗在办案一线的法官，总有一些办案记忆令我难忘。

那是1996年的夏天，水晶产业刚刚在浦江兴起，涉及水晶产业的纠纷也逐渐增多。当时，我接手了县里18家水晶加工店起诉要求一名福建泉州老板归还货款的系列案件。

由于涉诉的泉州老板因职务犯罪身陷囹圄，案件必须到当地监狱开庭。20多岁的我带着同样年轻的书记员小胡，与一名原告委托人登上了列车，两天两夜后才到达福建泉州。

开庭得到了当地监狱民警的配合，相当顺利。那个泉州老板慑于法律的威严，主动通过监狱民警做家人的工作，凑来了40万元现金——全是5元、10元面额的货币，装了满满一大袋。

我跟小胡说，这可是18家水晶加工店老板的血汗钱，我们要把它安全带回去。如何确保一路上这40万元现金的安全？后来，我们想了个笨办法，把钱装在一个硕大的麻袋里，轮流看管，手不离钱和案卷。

由于开完庭天色已晚，我们只能第二天启程。晚餐是我们从老家带来的米糕，住的是20元一晚的招待所，与小胡一个睡床一个睡地板，守着麻袋和案卷过夜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挤上回程的火车，为了给自己壮胆，我特意别上了法官的肩章。又是一个两天两夜，没有座位的我们只能坐在车厢的连接处，死死守着麻袋，听着火车的轰鸣声，忍受着酷暑高温，轮流睡觉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直到40万元货款安全带回浦江，才如释重负。

火车的“哐当哐当”声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几十年，这起普通的案件也早已淹没在数不清的案件当中。不过，办案的那种激情却始终激荡在胸中。在那段车马很远、书信很慢的岁月里，我们未婚却办理离婚案；我们不是测量师，但为节省当事人的鉴定费，亲自测量房屋估算装修价值；我们都是女汉子，拎着案卷脚步轻松……

三十年间，我们院每年受理的案件从几百起增加到现在的几千甚至上万起，简陋的木桌方凳升级为高大上的信息化设施，而工作机构、制度体系也在一轮轮改革中健全完善……回望过去，我心潮起伏，不管岁月如何更迭，我们法院人始终用法律守护公平正义，用担当谱写时代华章。

（作者：浦江县人民法院原法官）



《管子·七臣七主》 任璐

（作者单位：省长湖监狱）

## 约稿

本版长期约稿。与政法文化有关的文字作品、绘画、摄影、书法、影片介绍等均可，体裁不限，原则上不超过1200字。

电子版投稿邮箱：zjfzbcs@126.com

邮寄方式：浙江杭州体育场路178号《浙江法治报》编辑部收（所有来稿请注明“副刊”字样，在文末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）